

本书讲述旧中国一位少数民族

妇女在青少年时期，

如何探索女性的

生存和发展，

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

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

史诗般的故事，

书中人物和情节

都是真实的，

除了个别名字用的是虚名，

多数人物包括

主要人物

都是真人真事……

翻天的

女人

罗越先 著



Fantian De Nüren

民族出版社





翻天的

女人

——

Fantian De

翻天的



罗越先
著

女人

本书讲述旧中国一位少数民族妇女在青少年时期，
如何探索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以及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
这是一段轰轰烈烈的史诗般的故事，书中人物和情节都是真实的，
除了个别名字用的是虚名，多数人物包括主要人物都是真人真事……

Nüren

民族出版社

责任编辑:斯陆益

装帧设计:小 洲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天的女人/罗越先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9

ISBN7-105-05734-3

I. 翻... II. 罗...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5692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云南省电子计算中心科技彩印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36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定价:2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二室:64228001,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前 言

有人说她是女政委，有人说她是双枪老太婆，还有人说她当年是司令……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传奇人物？带着神秘而好奇的心理，2000年冬天，我在昆明的一间普通房子里见到了传说中的王北光。她没有人们所说的那样威风，齐耳短发已经染上了岁月的风霜，耳朵也有点背了。但是腰板很直、说起话来声音宏亮，依稀看出当年曾经带过兵、打过仗的影子。她清晰的思路和简洁的话语把我带到了旧中国二十年代的白族小镇……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众土匪合围孤城 弱女子独闯匪营	(1)
第二章 美少女志当女侠 女红军血洒宾川	(21)
第三章 十姊妹赏花结拜 定终身无可奈何	(43)
第四章 四少女出逃县城 小姑娘单行千里	(63)
第五章 好朋友惜别分手 新娘子逼夫签约	(85)
第六章 闹学潮突变风云 走天下逃离夫家	(109)
第七章 游鸡山策划罢课 闹离婚震惊小城	(133)
第八章 返学校运筹帷幄 名张静千里找党	(159)
第九章 大地震崩天裂地 救灾难斩木揭竿	(179)
第十章 巧用计解放兰坪 派暗探潜入拉井	(209)
第十一章 平拉井小试牛刀 定军心运送银元	(241)
第十二章 众百姓呐喊助威 江尾塘围歼敌军	(271)
第十三章 连环阵全歼匪兵 下云龙开辟新区	(303)
第十四章 谈判桌威慑敌胆 巧化妆一进云龙	(333)
第十五章 布疑兵震住群敌 反围剿二进云龙	(359)
第十六章 蒋介石清洗云南 王北光三进云龙	(387)
第十七章 箭杆场痛击匪兵 出维西胜利会师	(415)
后 记	(449)

第一章 众土匪合围孤城 弱女子独闯匪营



从大理乘车沿滇藏公路往北走 100 多公里，当汽车翻过腊炸坡，四面环山的剑川坝子就映入了眼帘。这是一个如画般美丽的地方，坝子东边是镜子一样明媚的剑湖，而西北巍峨的金华山下座落的是县城。

走在县城旧城区连接着街道的那一条条幽静的小巷道里，家家户户大门上方的门头，几乎都雕龙画凤，从大睁着圆凸而出的双眼的鸱吻和坐落在大门前残破的石狮子上，你能够触摸到家家户户透露出的那种历史的厚重。如果大门上张贴的春联还在，你不妨读一下，让人惊奇的是这些春联大多数都是主人家自己写的，从对大自然的赞美，到节日来临的喜悦之情甚至修身养性勤俭持家无所不包，而且笔笔饱满、力透纸背。这一切无不让你置身于浓郁的历史文化氛围之中，更让人惊奇的是周围的人没有一人说汉语，男女老幼全操一口外人听不懂的白语。可是如果你用汉语和他们交谈，他们也用汉语回答你，这就是剑川。走进了剑川，你就进入了中原文化和白族文化汇聚的中国独一无二的文明之中。

这是一座古老的县城，充满了历史的苍凉。我的采访如同走进了时光隧道，回到了旧中国二十年代的剑川。

民国十五年初夏，云南滇西北剑川县城。

从玉龙雪山刮来的阵阵冷风到达剑川坝子时，没有了冬日里那种刺骨的冷，小溪流边的柳树一片翠绿，细长的枝条在清风中摆动不已，很多人家门口种植的蔷薇花已经绽开了粉白色的花

朵，沁人心脾的香气随风的飘动在空气中四处弥漫，引来了无数蜜蜂在花丛中不时振动羽翼，发出了美妙的嗡嗡声。

金华山上淌下来的溪流哗哗地奔涌到县城西边的城墙前一分为二，一股从西沿县城北的城墙往东流去；一股往东一折，沿城墙从北往南流，到了县城西门又一拐沿路边的渠沟进入了县城。

滇西的清晨姗姗来迟，早晨八点多钟，太阳才懒懒地从东山上冒出。小城内已经家家冒着炊烟，女人们三三两两地挑着水桶，来到渠边挑水。

四十出头的苏姨妈拎着一个细竹编制的长形小篮子，里面放着十多个新鲜鸡蛋，穿着月色大襟长褂，那双裹得结结实实、尖尖的三寸金莲在鹅卵石和青石板铺的路面上磕响出清脆的声音。路边的溪流带着山野的清新哗哗地流淌着。苏姨妈沿街从东往西走了不远，往南一转，走过那座石板铺的小桥，进入了一条小巷后又拐过一个弯，来到了一个大门紧闭的深宅院前。大门的上方有一块宽大的匾，上书“双魁弟府”四个颜体大字，字的金汁和匾的黑漆已经没有了光泽。从斑驳成点点块块的色彩看，这块门匾至少有了上百年的历史了，这是剑川城内著名的王家。

王家祖上为浙江金华汉族，先祖公王柏是南宋时著名的文化思想家，现山东曲阜孔庙、云南建水孔庙都供有王柏的牌位。王柏的第四代子孙于明初出任云南巡抚，其子王定在明洪武年间出任剑川州判，当时剑川的政治经济中心在甸南，人称罗鲁城。后来治所从罗鲁城移至剑川的柳龙冲，也就是现在的金华镇。王定的后人也在柳龙冲定居下来，因怀念故土，把剑川金刚山称作金华山，柳龙冲称作金华。几百年的岁月之后，王定的后代已经和当地的民家溶合，变成了地道的民家居民。1956年，大理白族自治州成立，民家改称为白族。明清两朝，王家先后出过6名举人，是方圆百里内的大户人家，拥有良田数百亩，开设过学馆，

曾经培养出了赵藩这样的大儒。然而到了王敬典这一代，如果不注意看门上的匾和露着几分轩昂的屋宇，很难想象王家祖上曾有过的显赫。

苏姨妈知文断字，凡事很有主见，是小县城内响当当的风云人物，她曾参与了县府对一些案件的审理，其辩解和见识不让须眉，那些场面上经常走动的乡绅官绅们、包括县太爷在内都要敬她三分。苏姨妈真名叫苏静鸾，家在南门，和王家是至亲，她的堂妹苏凤鸾嫁给了在省城供职的王家大公子王树中，刚过门不久。王敬典的二夫人李香即将临盆，苏姨妈自然要来看看。她站在门口，用手在闪亮着光泽的黄铜门环上拍了几下。不一会，门“吱呀”一声打了开来，门缝中探出了一个女人的头。女人是王家临时请来照顾二夫人的二月女，她看清敲门的是苏姨妈，高兴地把对方让进了门内。

她接过苏姨妈手中的鸡蛋篮子说：“姨妈，你再不来，夫人又要让我去请你呢，她天天念着你。”

“二夫人身子可好？”

“还行。这几天听说土匪要来攻县城，二老爷天天都到县衙议事，说是县太爷都跑了。家里几个下人都先后告假回了老家，现只剩我一人还陪着夫人。但愿土匪没来，要不兵慌马乱的，怎么生孩子？”二月女嘀咕着说了一大串话后，跑进内屋告诉二夫人说苏姨妈来了。不一会，她手提一个菜篮子出来对苏姨妈说：

“夫人等着你呢，她可高兴了。我出去买点菜，你陪夫人多说会话，我回来还要听你说故事呢。”她说着一甩着一双大脚丫子一阵风似地走了。

2

王家二夫人李香，四川人。这位贤惠的川妹子据说刚出生时其父梦到了一枝没有枝叶的花，这样的梦按当地人的说法，是不吉之兆。李香也就在家族的歧视中长大，最后只得远嫁云南剑川，成了王敬典的姨太太。王敬典共有兄弟三人，有一个哥哥和弟弟，但已经先后去世，哥哥曾经当过会理县长，他的儿子，也就是王敬典的亲侄王树中在省府供职，成亲后留下新娘子苏凤鸾帮助王敬典照料小酒坊，自己却返回省城了。王敬典已过世的夫人所生的儿子王培中在沾益县任县长，因交通不便很少回家。对王家这在小城中的大户来说李香毕竟是二房夫人，所以在王家的地位并不高，只能很谨慎地居家过日子。王家的日子没有了先前祖上的殷实，虽然有一个酿酒的小作坊，小城北门的街面上还有几间铺面，但到了王敬典这一代，田地已经变卖了一些，剩下的由佃户耕种，全家大小二十多口人的生活也只能说勉强过得去。由于李香在家中基本没有什么地位，还经常地忍受丈夫的责骂，久而久之，苏姨妈也就很同情李香的处境，每次到王家，都要和李香说说话。

苏姨妈坐下不久，水都还没有喝两口，就听到外面的小巷里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之后，接着大门“哐”地一响，被人推开了。李香和苏姨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俩相视了一眼，李香吃力地拖着将要临盆的身子对苏姨妈说：“你坐着，我到外面看看是怎么回事。”

苏姨妈放下茶杯说：“不！我去。你就呆在屋里。这个冒失的二月女，门都没有关好。”她迈着她那双小脚，走出了小院。

她来到外面的大院子里，只见有几个玩耍的孩子停止了游戏

看着二月女，而二月女却脸色发白，扶着大门旁边的柱子直喘气，那只买菜的空篮子丢在脚下。她看到苏姨妈出来，连忙用手理了理散在额前的头发，喘着气说：“姨妈，不……不好了……”

“你慢慢说来，何事这样惊慌？”

“土匪……土匪来了！”

“不得胡说！青天白日，哪来土匪？”

“外面的人都这么说，街上的人都乱起来了。”

苏姨妈听明白了二月女的话，心里着急起来。她知道小县城周围没有驻军，土匪来了还不是任其宰割？但她却镇静地对二月女说：“你先不忙告诉别人，更不能让二夫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细细给我说来。”于是二月女把买菜时的所见所闻告诉了苏姨妈。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国虽然建立了民国体制的政府，但无民国之实，军阀割据、战乱不止；农民破产、土地荒芜；地痞流氓到处横行，匪患不断。围攻剑川的这股土匪匪首是刘兴武和张正才。这股土匪和洱源一带的张结疤匪帮互相勾结，在大理、洱源、剑川、鹤庆、永胜之间烧杀抢劫、掠取民财。所过之处如同蝗虫经过，所有物品几乎一扫而空，使得滇西北百姓苦不堪言。刘兴武原为乔后盐矿的护井队长，后因赌博输光了钱财，纠结了10多名护井队员携枪上山为匪，不到一年，其势已如燎原之火。张正才此人先是给富户人家打短工，后靠贩卖粮油为生，同样因赌输了本钱，纠合了一些无计为生的民众上山为匪，自己成了头领，人称“张大老倌”。他的队伍后来和刘兴武的匪帮汇集到一起，成了滇西北一带仅次于张结疤匪帮的一股恶势力。

由于匪患频繁，剑川县政府发动民众在城墙上沿四座城门修建

了4座碉堡、8个瞭望所；设置了80多人的城防队日夜在城墙上巡察，加上原来200多人的团丁，全城武装人员不足300人；同时鉴于土匪势众，又发动城内居民搬来许多石块堆集在城墙上，封死了南北两座城门，东西两座城门由城防队团丁对进入城内的行人严格盘察，每到下午4时就紧闭城门。

二月女出来买菜时，还没有到菜市，只见人们惊慌地到处乱窜，大人喊、孩子哭。她不知发生什么事，拉住一位认识的人一打听，说是土匪来了，驻防在石龙寺的城防队也撤回城内防守，现城门已经关闭。她顾不得往菜市买菜就跑回来了。

苏姨妈听二月女说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不紧不慢地说：“这如何是好？万一土匪攻破县城，多少人家又得家破人亡？不行，得想个法子守住县城。你快点去做饭，我看看二夫人，一会二老爷回来我再问问他。唉，土匪不会来攻城吧？”

3

土匪打着迤西保安司令部的旗号，兵分两路，一路由匪首刘兴武率领从南往北进攻，暂驻石龙寺；一路由刘兴武手下的头目“张大老倌”率领从北往南进攻，驻在北乡。两路土匪约有600多人，号称1500人。

县城内已经一片惊恐，街上没有一个行人，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县衙内，县议长、团总、团绅以及城内有点身份的绅士们正在开会。土匪兵临城下，众人鸦雀无声，只有巴达巴达地吸水烟和抽旱烟竿的声音。

“你们说说嘛，大家快拿个主意。是打还是议和？打能否守得住？议和怎么保证土匪不来抢劫？”议长打起精神说了这么一

句，室内的绅士们还是沉默。

“守，靠什么守？就那么几十条枪和二百多个团丁？如再动员城内的青壮年护城，但赤手空拳拿什么来和 1500 多人的亡命匪帮打？”一阵沉默之后，众人开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出了各人心头的疑虑。

“我赞成议和。为了避免一场全城浩劫、避免这场血光之灾，只能议和。大家知道，年初土匪在沙溪白塔村、江尾、阁登等村抢劫时杀人如麻，数百户人家仅有二三十名孩子余生，多惨啊！从大局考虑，要躲过眼前这场灾难，只有议和！虽然这样会损失些利益，但不至于危及人命。”王敬典的提议得到了众人的赞同，争议了一上午，县城里的这些绅士们终于有了统一的意见。但是问题还在于派谁去和土匪会谈？因为去见土匪的人搞不好就会有性命之忧，所以绅士们谁都不敢出这个头。室内一片寂静，依然只有巴达巴达的抽烟声。

“请苏静鸾。”团总杨发铭打破了会议室内沉闷的气氛，说出了这么一句。

满屋的绅士们一开始有点惊讶，但仔细一想都觉得团总的提议有道理，苏静鸾能说会道，她的口才在座的没有人能比，再说到土匪窝里和匪首会谈，女性的柔弱不至于让强悍的土匪轻易动粗，这一点要比男人安全。

“让一个裹小脚的女人去，我们在座的这些爷们也太没有面子了。她能说服土匪不攻城？”有人还是担心地说。

“我看也只有她最合适。”王敬典把手中的旱烟锅在地上“哒哒！”磕了一下烟灰后接着说：“匪首刘兴武当年在乔后时，所有吃的用的都靠苏士亨接济，刘兴武最感激的人也就是苏士亨了。你们知道此人吗？他是苏静鸾的堂弟。只要告诉刘兴武

去会谈的人是苏士亨的堂姐，安全没有问题，会谈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大。”

“苏静鸾去会南路的匪首刘兴武，那么谁又去会北路的张大老倌呢？”议长清了清嗓子说。

“我去吧。张大老倌是沙溪人，他给人打短工时，曾经帮我家的佃户收割过谷子。那年我到沙溪时见过此人，虽然他手下有一批亡命之徒，想来也不至于对我怎么样，毕竟和谈意味着我们主动给对方送钱。”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当天下午王敬典就到北乡见张大老倌，探探他的口气。而议长、团总、团绅等小县城内的头面人物则去请苏静鸾，请她代表全城百姓，直接去见匪首刘兴武，希望能讲和，同时动员县城内所有青壮年男性到四门城楼和城墙的牌楼上守护，以防万一。

当天晚上王敬典从北乡安全返回，说对方已经和刘兴武通过气了，愿意讲和。城内的绅士们得知这一情况后，总算松了一口气。然而，第二天清晨，两路土匪已经拥到了西门外，占据了路口和要冲，刘兴武带人进驻在关帝庙、文庙、景风阁；张大老倌则率部驻在天山观。土匪摆出准备攻城的态势，城内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苏姨妈在议长、团总、团绅等绅士们的簇拥下，迈着一双小脚来到了西门城楼的碉堡前。只见景风阁、天山观等高处一直到西城门前都聚集着土匪，他们有的手里挥舞着明晃晃的大刀，口里吹着尖厉的口哨，有的则双手抱枪口里唱着调子，还有的大声叫骂和喧哗。苏姨妈镇静着大声喊道：“你们都给我听着，我是苏士亨的大姐，要见你们的刘司令。”说着她系好腰间的绳子，叫人把她从城墙上慢慢往下放。

众土匪见一女子腰系绳子从城墙上放下来，不由得停止住喧哗，瞪大眼睛看着这女子。这时早已有人飞跑着报告了刘兴武。刘兴武没有见过苏姨妈，但却对苏士亨一直很感激，他一听说是苏士亨的大姐，立刻下令：“谁也不许开枪，违令者杀无赦！”说着身披黑色斗篷站到坡顶注视着远处走来的苏姨妈。

苏姨妈从一伙土匪面前经过，她神态镇定，心口却嘣嘣地打鼓似地跳。毕竟长这么大还没有和如此多的土匪面对面地交锋过。土匪们让开道，苏姨妈一直走到了关帝庙。这时刘兴武早已从外面回到了关帝庙，他坐在关公神像前的太师椅上，身前摆着那张供奉祭品的案桌，两边站满了手握大刀的大汉，一个个就像侍立在关公身边，替关公扛青龙偃月刀的黑周仓。苏姨妈走进关帝庙后估计那位身披斗篷的汉子就是刘兴武，但她却故意高声说：“谁是刘兴武？我是苏士亨的大姐，我要见刘兴武！”

站在刘兴武身边的一土匪高声斥责道：“给我闭嘴！刘司令的名号岂是你随便叫的？”谁知他的话音还没有落，刘兴武却“蹭”一下站了起来，只听“叭！”一声响亮，那土匪已经双手捂着脸呆呆地站住了。刘兴武狠狠地给了他一记耳光后，大步跨出殿堂，走下台阶说：“小子荒唐不懂事，惊动了大姐，还请大姐海涵！”说着他把苏静鸾引进了大殿，让人搬来了一把椅子，请她坐了下来，双方就议和开始会谈。

4

刘兴武提的条件很简单，但对剑川这样的小县城来说，依然很苛刻。他要三万银元，说自己几千人的部下，这点钱也只能是杯水车薪，要不看苏大姐的面子，他誓必攻进城内洗劫。苏静鸾